

木碗里流淌的岁月

旦真索朗



阿爸的木碗——

冻土上的刻痕

后来，木碗传到了阿爸粗糙如砾石的手中。时代的风吹向了高原，也吹进了这片偏远的牧场。阿爸正值壮年，加入了公社。莫啦敬神的青稞酒，在阿爸的碗里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糌粑——那是集体劳作后按工分分得之食。碗，从祭坛走向了生活的前沿。

我记得他归家的样子。风雪常常裹挟着他，皮袍上结着冰霜，眉毛胡须挂着微白。他疲惫地坐在火塘边，伸出冻得通红、布满裂口和老茧的手，捧起那碗滚烫的酥油茶。碗沿上，早已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指痕，那是他日复一日紧握的印记，像无声的年轮，记录着力透碗壁的艰辛。而更深的刻痕，是在他挥动铁镐、与无数同伴一起，在亘古冻土上开凿那条“天路”时留下的。

木碗，成了他短暂休憩时片刻的慰藉。他常常凝视着木碗，仿佛那简单的木器能带走所有的疲惫。我见过他捧着盛满糌粑的木碗，蹲在筑路工地的背风处，就着呼啸的风声狼吞虎咽。冻土坚硬如铁，铁镐砸下，火星四溅，虎口震裂。汗水和呼出的白气瞬间在眉毛上结霜。碗边的指痕，就在这一锤一凿、一碗一饭间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密。它们不再是简单的磨损，而是那个火红年代最朴素的勋章，刻着“人定胜天”的豪情，也刻着血肉之躯与自然角力的沉重代价。碗里糌粑的粗粝与踏实，是那个时代最朴

素的味道，滋养着高原上最初的、通向远方的梦想。当第一辆解放牌卡车艰难地爬上垭口，刺破高原亘古的沉寂时，阿爸摩挲着木碗边那些累累的刻痕，嘴角咧开，浑浊的眼中第一次映入了比雪山更辽阔的光亮——那是路带来的希望。

我的木碗——

高原的新酿

离开故乡赴拉萨求学的前夜，火塘的火苗跳跃着，映照着阿爸沟壑纵横的脸。他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柴火噼啪声都显得格外清晰。最终，她没有像莫啦那样祈祷，只是用那双依旧粗糙却微微颤抖的手，拿起那只传家的木碗，仔细地、反复地擦拭着。然后，他舀起新酿的青稞酒，小心地倒满，几乎要溢出来，郑重地递到我面前。

碗沿触碰到我的嘴唇，冰凉而厚重。青稞酒缓缓流入口中，带着一种奇特的温润与醇厚，如一道暖流，从舌尖一直熨帖到肺腑深处。那滋味复杂难言，既有古老草原沉默而深沉的祝福，有牦牛乳汁般亘古不绝的滋养，更饱含着阿爸一生未曾宣之于口、却早已融在这酒里的千言万语——是嘱托，是期盼，是放飞的牵挂，是根脉相连的笃定。那一刻，我捧着的不再是一只木碗，而是整个高原沉甸甸的托付。

在拉萨明亮的日光灯下，远离了牧场的风雪与辽阔，这只古朴的木碗成了我案头最醒目的存在。喧嚣的城市里，它是故乡无声的锚点。无数个挑灯苦

读的深夜，当我疲惫地抬眼，昏黄的灯光笼罩着它，碗壁上那些莫啦和阿爸摩挲过的纹理，仿佛被赋予了生命。它们时而蜿蜒成故乡熟悉的溪流，时而耸立成巍峨的雪山轮廓，时而又幻化成阿爸风雪中牧归的剪影——那个身影在无垠的天地间显得渺小，却像一枚深深楔入冻土的铆钉，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坚韧，稳稳地托住了我漂泊的心。

如今，木碗安稳地立在我拉萨寓所的书桌上。我时常会停下手中的工作，轻轻摩挲它温润的边沿。那上面，莫啦的虔诚、阿爸的汗水和我的指纹，共同织就了更繁复斑驳的纹理，仿佛镌刻着时间本身流动的痕迹。它静默无言，却像一颗古老的心脏，蕴藏着高原所有的晨昏、所有的风霜和所有无声的期盼。

高原的朔风从未停歇，它拂过莫啦佝偻的腰背，卷走阿爸筑路的烟尘，如今也掠过城市高楼的玻璃幕墙。而那只木碗，在灯光下，依然泛着温润内敛的光泽，如同一个深沉的隐喻。当未来某一天，它再次被一双手——无论属于谁——郑重地捧起，注入属于那个时代的崭新滋味时，所有沉淀的虔诚、所有被风雪锤炼过的筋骨、所有未曾言说的深沉之爱，都将在新的体温和心跳中，重新变得滚烫而鲜活。就像那些年在春风中倔强破土、向着太阳拔节的青稞穗，高原的生命力深植于这片沃土，仰望着无垠的蓝天，它的脉动从未止息，只会在更辽阔的时空里，不断书写生生不息、层层叠叠的新年轮。

第一缕晨光掠过城市的天际线，将公历新年的日历染成崭新的黄；当跨年的钟声在零点准时敲响，让千万人的欢呼漫过街巷，我忽然懂得，新年从来不是普通的日子更迭，而是一首流淌在时光渡口的赞歌。这歌声藏在初升的朝阳里，浸在相聚的欢腾中，融在崭新的期许间，每一个音符都裹着新生的暖意，每一段旋律都满含向前的热忱。

新年是首赞歌，歌声里飘着天地的清冽与新生。你听，那元旦清晨的寒风正唱着澄澈的调儿——北疆的雪原铺展千里，积雪踩上去咯吱作响，是歌里最纯净的音符；雾凇挂满枝头，朝阳洒过折射七彩光晕，是歌里最剔透的旋律；南迁的候鸟掠过天际，鸣叫声清亮悠远，是歌里最自由的伴奏。你听，那庭院的寒梅正哼着清雅的曲儿——朱红的花苞顶着残雪悄然绽放，暗香浮动，是歌里最隐忍的情愫；花瓣雪水叮咚滴落，与窗内咖啡香、书页声相和，是歌里最恬淡的呢喃；喜鹊落在梅枝啾鸣，道贺“新年快乐”，是歌里最吉祥的韵脚。你听，那河畔的霜露正唱着清新的腔儿——河岸草坪覆盖着银霜，草芽在冻土下积蓄力量，是歌里最沉静的期待；湖面薄冰倒映蓝天白云，鱼儿破冰的声响，是歌里最鲜活的悸动；公园长椅落满薄雪，藏着岁月的温柔，是歌里最厚重的守望。每一处景致都在吟唱，每一缕气息都在谱曲，天地万物，皆是赞歌的篇章。

新年是首赞歌，歌声里藏着人间的欢腾与相守。你听，那家中的晨光正缓缓哼唱——家人围坐餐桌，煎蛋与牛奶的香气弥漫，面包机弹出“叮”声，是歌里最温馨的序曲；孩子圈点新日历，长辈翻看祝福信息，轻声叮嘱“平安顺遂”，是歌里最虔诚的祝福；朋友视频连线分享跨年瞬间，笑声穿过屏幕，是歌里最欢快的音符。你听，那街角的暖意正静静低唱——志愿者分发“万事如意”福签，是歌里最柔软的段落；医护人员为患者送花鼓劲，是歌里最温暖的担当。每一段时光都在歌唱，每一份情谊都在谱曲，人间烟火，皆是赞歌的内核。

新年是首赞歌，歌声里氤着岁月的希望与前行。你听，那清晨的朝阳曾唱过破晓的歌——晨光穿透云层洒在高楼，玻璃幕墙泛着金辉，是歌里最坚定的期许；路边枯枝抽出嫩芽，是歌里最倔强的生机；晨跑者迎着朝阳奔跑，脚步声轻快有力，是歌里最从容的节奏。你听，那崭新的日历正唱着前行的歌——撕去旧岁最后一页，鲜红日期等待书写新故事，是歌里最崭新的篇章；学子翻响课本，上班族奔赴岗位，创业者写下新方案，是歌里最奋进的节拍。你听，那远方的梦想正唱着滚烫的歌——过往遗憾被晨光抚平，未竟目标重新点燃，科研工作者攻关、援藏援疆者奔赴岗位，是歌里最昂扬的力量。从孩童到老人，从个人梦想到国家蓝图，无数人带着热忱奔赴新程，让赞歌在晨光中愈发嘹亮。

站在公历新年的路口回望，这赞歌已传唱过无数个春秋。它曾在老式台历的撕页声中回响，在新年钟声的敲响中流转，在父辈的叮嘱里定格，如今又在新时代的晨光中飞扬。这赞歌，是寒夜里的星光，温暖孤寂的心灵；是相聚时的欢笑，盛满真挚的情谊；是前行路上的号角，照亮未知的远方。

我愿化作一粒音符，融入这首永恒的赞歌。让歌声飘过白雪皑皑的群山，掠过车水马龙的城市，传遍宁静的乡村街巷，抵达每一个期盼美好的人心底。因为我知道，这新年的赞歌不仅是对过往的礼赞，更是对未来的期许——它伴随着每一个崭新的日子，一路向前，永远温暖，永远昂扬。



新年是首赞歌



拍。你听，那远方的梦想正唱着滚烫的歌——过往遗憾被晨光抚平，未竟目标重新点燃，科研工作者攻关、援藏援疆者奔赴岗位，是歌里最昂扬的力量。从孩童到老人，从个人梦想到国家蓝图，无数人带着热忱奔赴新程，让赞歌在晨光中愈发嘹亮。

站在公历新年的路口回望，这赞歌已传唱过无数个春秋。它曾在老式台历的撕页声中回响，在新年钟声的敲响中流转，在父辈的叮嘱里定格，如今又在新时代的晨光中飞扬。这赞歌，是寒夜里的星光，温暖孤寂的心灵；是相聚时的欢笑，盛满真挚的情谊；是前行路上的号角，照亮未知的远方。

我愿化作一粒音符，融入这首永恒的赞歌。让歌声飘过白雪皑皑的群山，掠过车水马龙的城市，传遍宁静的乡村街巷，抵达每一个期盼美好的人心底。因为我知道，这新年的赞歌不仅是对过往的礼赞，更是对未来的期许——它伴随着每一个崭新的日子，一路向前，永远温暖，永远昂扬。

雪山下的措美

徐森 摄



冬虫夏草是著名且富有“神秘感”的西藏特产。特别是我所在的那曲，出产的虫草是公认的品质好，身价也要比其他地方高上许多，这主要是因为那曲海拔高，生产虫草的区域多处于五千米左右的雪线之下，气候条件虽然恶劣，但最适合虫草的生长。

每年的五月中旬到六月中旬，是采挖冬虫夏草的季节。基于援藏的责任

和深入基层调研藏族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，我决定去亲身体验一下藏族群众采挖虫草的过程。上午，我与几位援藏同事驱车近两个小时，来到色尼区达萨乡“十二村”的虫草采集地。刚到不久，竟然下起了瓢泼大雨，我们赶紧躲到一户牧民家里，热情而朴实的主人扎西端出家里最好的牦牛肉和酥油茶招待我们，还把近几年采挖的“战利品”拿出来给我们看。扎西一家四口，虫草主要靠两个小孩采挖，一个十岁，一个十二岁，两天共挖了五十五根，按照当时收购价，收入应有三千元左右。我问扎西为什么大人不去采挖，他笑了笑，说：“有小孩挖就够啦。不用挖太多，也留一点给别人挖。”

雨停了。在家里避雨的人们重新拿

起采挖虫草的小锄头上山，我们一行人

也跟着他们一块往山上走去。山就在村

落对面，巍然高耸，山顶上白雪皑皑。到

了山腰，山下牧民的帐篷已经变得很

小。此处海拔估计超过5000米，而山上

早已有许多群众匍匐着在寻觅着虫草。



采挖虫草亲历记

余风

的草甸，不由得摇头叹气。原本寻找虫草的满腔热忱已变得心灰意冷：算了吧，挖虫草这碗饭还真不是我们吃的！

这时，不远处传来了一阵兴奋的喧闹声：快来看哪，找到虫草啦！我们一帮“看客”一窝蜂地跑过去。只见草丛中露出一根半截紫红、半截白色的草头，高约两厘米，仔细看时，果然与边上其他的草不同。那人小心地用小锄将虫草挖出，然后小心地将裹满黑泥的虫

草捧在手心里让大家观看，脸上漾着幸福的笑容。

在西藏，只有本村群众才能在划定的区域内挖虫草，并要查验身份证件、户口簿和虫草采挖证。我作为外地人是不能挖虫草的，因此只能在一旁边看。转眼过去了两个小时，一些人陆续有了收获，兴奋地把虫草展示给我们看；几位没有任何收获的群众有些沮丧，但也只是笑笑，

放“虫草假”，相当于区外秋收时期的“农忙假”。孩子就成了这些家庭采挖虫草的“主力军”，他们挖的虫草的数量，决定着这个家庭一年的收入，维系着全家的幸福，用小小的肩膀扛起了全家生活的希望和重担。

那曲的天气是非常善变的，到了傍晚时分，突然下起了很大的冰雹，我们急忙往回赶。冰雹足有黄豆大，一会儿地面就覆盖上了一层白色冰晶。我把冲锋衣的帽子戴上，头依然被砸得生疼。几个孩子用小手包着头，被冰雹砸得龇牙咧嘴，却仍一路打闹欢笑着，显然对这种天气已司空见惯。

看看天色将晚，我们也准备启程返回市里。一天的虫草采挖观摩体验之行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采挖虫草的不容易，一位援藏同事感慨地说，看了采挖虫草的艰难，感到虫草真是“贵得有理由”啊！尤其这一天采挖虫草的历程，让我深深感受到汉藏民族之间兄弟般的深厚情谊。尽管素不相识，但藏族群众却拿出家里最好的牛肉和酥油茶来招待我们，尽管语言不通，但我们之间的交流却充满友好和热情。

通过半天相处，我们与采挖虫草的群众之间竟有些不舍，我们回程的车子启动后，当地的大人小孩们冒着冰雹不约而同地热情挥手，喊着“再见”，直到我们的车子走出很远，仍可以看到那些模糊的挥手。在那一瞬间，“汉藏民族本是一家”的念头，在我心里是如此强烈！

冬卷嬉雪

欧兢兢

在冬的怀抱里
老巷蜷缩着梦
青石板路，覆上银绒
似岁月轻披的羽裳

孩子们的欢叫
撞碎了寂静
雪球在空中，划出欢乐弧光
雪人咧着嘴，守望纯真时光

大人们也走出
那扇温暖的窗
踩着雪的软
拾起旧日欢畅
笑声在巷子里
肆意地流淌

雪，是冬的精灵
是梦的翅膀
让这平凡的巷子
闪耀光芒
每一片雪花
都藏着希望

在这冬巷嬉雪的时光啊
是生活馈赠的诗行
让温暖与欢乐
在心底永藏



新年是首赞歌



拍。你听，那远方的梦想正唱着滚烫的歌——过往遗憾被晨光抚平，未竟目标重新点燃，科研工作者攻关、援藏援疆者奔赴岗位，是歌里最昂扬的力量。从孩童到老人，从个人梦想到国家蓝图，无数人带着热忱奔赴新程，让赞歌在晨光中愈发嘹亮。

站在公历新年的路口回望，这赞歌已传唱过无数个春秋。它曾在老式台历的撕页声中回响，在新年钟声的敲响中流转，在父辈的叮嘱里定格，如今又在新时代的晨光中飞扬。这赞歌，是寒夜里的星光，温暖孤寂的心灵；是相聚时的欢笑，盛满真挚的情谊；是前行路上的号角，照亮未知的远方。

我愿化作一粒音符，融入这首永恒的赞歌。让歌声飘过白雪皑皑的群山，掠过车水马龙的城市，传遍宁静的乡村街巷，抵达每一个期盼美好的人心底。因为我知道，这新年的赞歌不仅是对过往的礼赞，更是对未来的期许——它伴随着每一个崭新的日子，一路向前，永远温暖，永远昂扬。

徐森 摄

余风

一脸平和。在比我们高远许多的山脊上，还有很多群众在辛勤采挖。

通过与藏族干部群众交流，我了解到，虫草虽让许多农牧民致了富，但也有一些人并没能沾上光：虫草是要每家每户自己上山去挖的，挖多挖少是有很多运气成分在里面，挖得少收入自然就少了。而且由于高原紫外线强烈，很多人患了白内障，连视力都困难，更别说寻找虫草了。因此在那曲，学校里每年都要